


經部

# 日講易經解義卷三

䷄ 乾下坎上

需有二義以全體言之坎險在前下卦乾體剛健能不冒進以陷於險有能需之才以九五一爻言之陽剛居尊值當需之時能建中表正不欲速邀功有能需之德有其才又有其德此所以能需而有亨吉涉川之效也然四陽乾健知險固能需矣而四上二陰

亦能出穴終吉何也坤順知阻能從陽也四順聽九五上敬順三陽故雖需血入穴而終能出穴獲吉剛德真足貴哉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卦乾下坎上以乾健臨坎險知險不進有需待之意故名為需卦辭言善需者必以天德行王道然後可以濟險而成功也文王繫需彖辭曰乾坤開闢而後既建侯以統治之復立師以教育之治道巳盡矣

此時或有未通之聲教或有未消之隱憂惟當靜以待之不宜欲速邀功卦體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其需也非限於時也非屈於勢也乃根於至誠惻怛不欲擾民動衆之一心也有孚如是則不為利障不為欲牽豈不光亨且本純王之心發為純王之政規模遠大不行險徼倖而貞焉則久道化成天下皆享安靜和平之福何吉如之即一旦臨大難而從容可以觀變詳慎可以圖機雖涉大川亦无不利甚矣治道

之貴需也昔武王克商天下已定其時猶多頑梗未化之民成王周公知其當需也故不以兵刑勝之惟丁寧誥誡悠優漸漬而涵濡之卒之頑消梗化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非孚貞之明效大驗耶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彖傳是釋需彖辭以明能需之實也孔子釋需彖

辭曰卦名需者須待之義此卦坎在乾上是險難在前時固當需而以乾之剛健臨之剛則能斷健則知險既有定識又有定力自不肯冒進以陷於險揆之於義宜乎其不困窮矣辭曰有孚光亨貞吉者卦體以九居五是以陽剛之德居天子之位為位乎天位有正中之德也正則大道為公无茍且邀功之事中則定靜不擾无營私計利之心孚貞如是其光亨而吉也不亦宜乎又曰利涉大川者蓋本此正中之德

往以濟險圖功則安詳鎮定之中自裕觀變濟時之略又何難不可平而何功不可建哉夫有國家者内而宫府外而海甸艱難險阻往往伏於不測雖盛明之世亦所必有惟在人主秉剛健之德審時而動行正道以成大功耳信乎非有德者不能需非能需者不能涉大川也哉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此象傳是言君子處需之道也孔子釋需象曰卦體

下乾上坎乾為天坎為雲雲上於天將雨而猶未雨有須待之意需之象也君子法之以治道值當需之時不宜妄作生事勞心擾民凡所以定禍亂而開太平者既經綸創作於前此時惟宜恭已无為飲食宴樂養其氣體怡其心神徐以俟德化之成可也葢明作固所以圖功而時未可有為則紛更反以致擾故優游靜鎮以俟運會之自至誠有不得不需者耳豈耽溺晏安而矯托清淨坐致廢弛者可藉口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此一爻是明遠害之道貴能守其常也郊曠遠之地周公繫需初爻曰初九在下去險最遠而陽德剛健又能自守有需于郊之象然天下有才之人往往為才所使倘此心妄動不能持久而冒進圖功于事无濟祇取咎耳故必慎終如始超然利害之外確乎若將終身焉則收身名兩全之利而決不至躁進以取

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天下何地无險何時无險特患人不明不哲冥行自犯耳初九之高蹈遠引需于郊者乃審幾明而持志決自不犯險難而行也夫无位難以圖功而局外不宜生事初之不犯難行乃常分亦常道也所謂利用恒无咎者揆之常分常道未為失也蓋聖賢處世時至事起原無可强致之功業彼不能義命自安汲汲有為以速戾者亦未明乎恒之義耳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此一爻是見二有剛中之德故終能遠害也沙近水二近坎故有沙象衍寛裕也周公繫需二爻曰九二漸近于險而剛中能需不肯冒進有需于沙之象夫九二上應九五出身任事非若初之超然世外者比乃亦遅迴却顧需而不前不有退懦之譏必有觀望之誚小有言所不免矣然二志存濟險獨能觀變相

時不為浮議所揺則剛健不陷終成濟險之功何吉如之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需于沙由其剛而得中居心寛裕譽不加喜謗不加憂故雖小有言毫不動念卒能從容鎮定險濟功成而以吉終也自古豪傑有志濟世急欲圖功往往因一言不平逞意氣于一擊至於奮不顧身故聖人以小有言警之使知濟天下之險者當沈其謀老其識堅其守以俟時宜甚不可因人言而輕動其心冐昧前進自貽伊戚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此一爻是為過剛不中不善需者示戒也泥陷人之地周公繫需三爻曰九三切近坎體將陷于險有需于泥之象夫水涯之泥善陷三需於此而過剛不中輕躁妄動寇害之至實自致之將誰尤哉孔子釋三象曰初之需于郊遠之而不敢進也二之需于沙進矣而未敢逼也三之需于泥則逼于水而禍害已在

目前矣此即善需猶恐不免况剛而不中意氣過激適足以速寇乎然此總由不知敬慎故耳若能兢業小心時時敬慎庶操心危而慮患深猶可轉危為安不至禍敗也蓋天下事未有不成于敬慎而敗于疎忽者東漢陳蕃竇武手握大權欲清宦豎卒之奸惡未除反遭其害唐張柬之等反周為唐乃忽三思養虎遺患喪身誤國非皆不知敬慎之義者耶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此一爻是明出險之道在于順時也坎為血卦故有血象又為隱伏故有穴象周公繫需四爻曰六四入于坎體是其身當大難之衝進固不可退亦不能有需于血之象幸順正知阻持重括囊卒能潛身遠害免冒險之禍又有出自穴之象則雖未能有濟國謀而明哲亦可以自保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需于血而終能出自穴者以其有柔正之德晦迹韜光不冒進強爭而順聽乎機會之自然也按三能敬慎雖廹

于險而不敗四能順聽即陷于險而可出然則能敬且順又何險難之不可處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是言人君處德位兼隆之時自恭已而成化也周公繫需五爻曰九五位乎天位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夫剛健既知險而中正又善需是治道至當需之時閒暇安恬无係无營有需于酒食之象如是則一人養无為之度天下享寧謐之休不亦貞而吉乎

孔子釋五象曰凡人主值當需之時而不能需者皆由无德而求治太急也五之需于酒食貞吉以中心无為克守至正故喜功之念不作急遽之謀全消惟怡然自養以養天下故能合乎正道而吉也自古帝王未有不歷艱危險阻而底定天下者及大難既平小民甫離湯火急宜安靜勿擾休養而生息之三代以前尚矣漢之文帝承高惠之後一切更定制度讓未遑惟勤勤于勸農養老薄賦蠲租卒致海内向

風幾于刑措其有合於此爻之義者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此一爻是言得賢共濟為出險之道也不速之客三人指下三陽爻言周公繫需上爻曰上六隂柔无濟險之才又處險極困窮所不免矣故有入于穴之象幸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同德同體需極並進是衆賢不用約結不須號召合志協謀偕來赴難有不

速之客三人來之象倘能竭誠盡禮敬以待之借其剛健之才以拯一時之險始雖不免困窮終當濟險出穴而吉可必也孔子釋上六象曰能需固貴有德而出險尤須借才上六入于穴是已陷于險矣以不速之客來敬之而得終吉者上雖德不稱位不善處需然敬賢自輔集思廣益猶可出險免患不至於大有失也夫德不當位苟知敬賢猶可獲吉若德與位稱而能虛已下賢其功效更當何如先儒謂需又有

急切相須之義欲濟天下之險艱必需羣才之輻輳殆於上爻見之矣

䷅ 坎下乾上

訟之六爻惟五聽訟惟三不訟餘皆訟者也然初不永所事二不克訟四不克訟而得吉上以訟受服遂有終朝之褫皆言訟不可成而使民無訟之意蓋可見矣初三兩柔爻皆係以終吉九二九四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卦辭有孚惕中指九二乃卦辭稱吉而

爻辭僅曰无眚者卦辭取其有孚得中爻則兼以自
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此卦坎下乾上乾剛坎險在上下為相制内外為相
濟人已為相敵皆致訟之道也故名為訟卦辭言處
訟者當曲盡其道以歸於無訟也有孚是理實窒是
屈而不通惕憂懼之意涉大川猶駕虚辭以求勝也
文王繫訟彖辭曰訟為爭辯之義非人之得已也惟

理直見枉情真受誣屈抑而不能自通是有孚見窒勢不得不出於訟然所以處之之道何如必也反求在我心存憂懼而能惕度於事理辨明即已而能中則有孚之窒可伸而訟復於無訟豈不為吉若自恃其理可止不止終極其訟而不惕中則尚氣以損德好勝以敗業凶可知矣且又非自逞其胷臆能剖白以冀免必利見公明之大人資其明斷始可據理以獲伸如於孚窒之外妄生事端駕虛以求勝如涉川

然冒險僥倖不能惕中之甚者矣雖訟本有理而好剛自陷其何能免乎此所為不利也按聖人不貴聽訟而貴無訟惟使人懷兢惕知所畏懼所以消弭勝心而一反於至當之理故能内自訟者又為無訟之本也可不加之意哉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

此彖傳是釋訟彖辭以明險健為致訟之象而中正乃無訟之道反覆開喻以垂訓也入於淵猶陷於罪孔子釋訟彖辭曰訟之為卦卦德上乾剛而下坎險是為上剛以陵其下下險以伺其上以一人言則內險以懷詐外健以恃強以二人言則又巳險能攻彼短彼健能欺此弱是以為訟也夫訟之端多生於人心之不平辭所謂有孚見窒人心所甚不堪者乃能惕中而吉何哉卦變九自遯來而居二剛來為柔所

掩而不能自伸惟其得中能以情恕而不為已甚以理遣而不欲過求有爭事而無爭心故渙然冰釋得無訟之吉又言終凶者天下事惟善者可成訟則德悉而招尤怨深而召患揆之於理斷乎不可成也終則不可成而成所以凶也至所謂利見大人卦體九五居上卦之中得陽位之正中則先事而無偏主正則臨事而決猜疑所尚如此訟之不中者咸歸於中不正者一反於正故利也又言不利涉大川卦象坎

為險陷有淵之義焉乾以剛實乘之是訟者情真反駕虛求勝自陷其身入於罪惡之淵而不知何利之有按民生有欲不能無爭欲莫大於飲食此訟之次乎需也若以爭濟之則衆起興戎終為厲階故又次之以師聖人為世道人心慮至深遠矣然則處訟之道孰吉孰凶孰利孰不利烏可不致審乎哉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象傳言君子謹始以慮終為絶訟之源也孔子釋

訟象曰天高在上水流就下其行相違此訟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訟不起於爭訟之時而起於作事之始其始不慎少有乖違始於微而終於著訟所由起故不待發聲徵色見於云為當事幾之初必順乎人情息是非於未萌協乎天理杜利害於未見不但無違於言亦且無違於心訟何由得生乎作事如此則始於自訟終於無訟而中吉終凶更不必言矣可見脩德者貴慎初念圖治者貴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

咨嗟致警於幾微之際凡有興作莫不謀始以塞違又豈獨止訟一端為兢兢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此一爻見能畏慎以處訟所以終得免訟之吉也永即是終意周公繫訟初爻曰凡人自恃剛強居高挾勢往往逞求勝之心訟所以終極而為凶也初六陰柔才弱本無健訟之資居下勢卑又無能訟之力故

中心畏惕虚已讓人不敢終極其事而訟不至於成
雖小有言辯不過明其有孚之窒而情可以白理無
不伸有不終吉乎孔子釋初象曰初之不永所事者
非特絀於才勢而巳以理度之訟非美事固不可長
也知其不可長有慚忿而無遂心則所發亦易收小
有言說止於徼愬而不敢於大訟則所爭亦易釋其
辨既明終訟何為哉以是知惕中而能得吉也夫人
處世貴乎識時勢尤貴乎明理義體之於巳有自量

之心衡之於物無好勝之念此訟之初所以不言訟而言事者蓋其不成訟而善其中止之意也如此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此一爻見能守義分可免犯上之患也克勝也歸逋猶退避意邑人三百户是邑之小者言自處卑弱之意掇自取也周公繫訟二爻曰九二陽剛而主險逞其智謀有能訟之才又有欲訟之心但以剛居柔得

下之中能反躬自審裁度於理而且上應九五之尊屈於勢分不能相敵則雖欲訟烏能克勝乎故憰然退避自處卑約不敢與之抗衡是為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之象此正能懼而得中當屈而屈不至越禮犯分何青之有孔子釋二象曰凡人不肯退讓皆由終訟而求勝二惟不克宜其歸休而逋竄能全身以遠害也所以然者上尊下卑有一定之分若以下訟上既乖於分而不相安又絀於勢而不自下以之樹

怨賈禍患之至也不猶自取之易乎記有之曰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所以別尊卑定上下防患於未然也若後世爭奪相尚僭名越分駸駸乎出於禮入於刑矣訟之九二嚴其辨於上下之間不特止訟亦維世之深意也夫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一爻見守常安正能始終以求無訟者也食舊德

是守常分貞是守正理也周公繫訟三爻曰六三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非能訟者但知守其常分享所固有而已足由乎正理行所當然而不違是食舊德而能貞者也雖有意外之侵侮不免於危厲而能泰然自得衆莫能傾况必無厲者乎吉不待言矣然而守分實難必若從王之事事權在握易逞功能而退遜自處一無專成之心此真能守舊居貞而得吉者也孔子釋三象曰食舊德何以得吉凡訟皆有上

人之心必非能從人者也三惟委心聽命以順從乎上則欿然自視退讓於人不敢自主其事宜其恪守素分居卑處厚而得無訟之吉乎大抵聖賢學問不外素位而行分所當得不與人競利分所不得越不與人競功蓋一有功利之心即與世相違而不能相從訟所由作矣三之從上而吉者從則安分而不違為弭訟之善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

失也

此一爻言能改過以絶訟端為得理之正也即就也命猶理也渝變也貞理之正也周公繫訟四爻曰凡人一有好訟之心更不思正理所在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幸其居柔而剛以柔克知訟不可成以理自制故亦為不克能平情恕物反其健訟之行以復就於理無爭事也且悔過遷善變其欲訟之心以安處於正無爭心也是訟可歸於無訟而得惕中之吉

者矣孔子釋四象曰凡終於訟者悖理忘害不知命而大無正是其失也今四能不克至於復而能即渝而得安内外一歸於正雖前有欲訟之失而剛心既盡忿氣自消訟不至於成豈尚有失乎吉可知也按天之所命者理也人心惟危何以遂能安貞惟在乾健一惕間耳前念之惕即為後念之貞競心之息即為道心之正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於此可見矣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一爻見大人以德化民能得訟之平而盡善也周公繫訟五爻曰九五以聖德而居天位所謂大人而利見者能以德化生民而使民無訟者也即有時聽訟無不各得其平使理直見枉者得以上伸情真受誣者可由上達有孚不至於見窒不惟天下無冤民而且民自不冤矣非大善而吉者乎孔子釋五象曰訟何以得元吉以五之德本中心一於公則未聽之前已無偏主五之德本正事得其宜則既聽之後皆

能當理將見刑清民服謂之元吉信矣按聖人論治必言使民無訟而此曰訟元吉者正欲化有訟為無訟也九五以中正在上正己而物正是以靡爭之化百辟其刑最險如九二已歸逋矣最健如上九已三褫矣其餘復即命者食舊德者不永所事者皆已忘險忘健无訟可聽此訟者所以利見大人也若止以聽不偏斷合理為得聽訟之道一明察之吏能之豈所望於大人者乎此訟獄之歸大舜虞芮之質文王

至德之感人深而化民成俗斯義得焉耳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此一爻甚言終訟之凶不可倖勝以取辱也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周公繫訟上爻曰上九剛居訟極以健訟之才而濟以必訟之志誣偽以為真矯曲以為直終極其訟以求勝凶所固然也即使恃強而獲勝或錫之以鞶帶焉然是非情偽不踰時而立辨以訟

得之必且以訟失之終朝甚暫而奪之者至於三矣況必無取勝之理而有必敗之道乎甚矣訟之不可終也孔子釋上象曰終訟之人雖倖勝而有受服之寵本非德賞則授之者非道服之者不終縱使受而不褫亦安足敬哉而況終朝之褫俄頃隨至矣訟之不可成也如此按五服五章天之所以命有德也禮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况以訟受服恥孰大焉亦不足敬其殆有甚於三褫者乎此聖人原心之論

所以深愧之而使人自省也

☵☷ 坎下坤上

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先王之制民無事則為比閭族黨故比卦衆在内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有事則為伍兩卒旅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象也九二剛中所謂丈人長子者也故卦辭曰吉无咎九二爻辭亦曰吉无咎要之一本乎貞而已聖人之兵以順動猶曰毒天下者蓋兵凶器戰危

事也雖以順動猶不免於毒此聖人之特筆也六爻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之道無一不備後世言兵之書總不出此而其義光明正大非後世權謀可比王者不得已而行師豈舍此而他求哉

師貞丈人吉无咎

此卦坎下坤上坎水為險坤地為順藏險於順有寓兵於農之意九二六五有將兵命將之象故名為師

卦辭言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又在命將得人以制勝也貞是正道丈人才德老成之人文王繫師彖辭曰師以興兵動衆非聖人之得已也可不正乎必也順天人行弔伐討亂誅暴所至若時雨出於至正而無私所謂貞也然將非其人以國予敵又必重專征之選嚴閫外之寄使得老成持重好謀而能懼如丈人者而任焉斯師出有名天討彰而聲靈振兵行有紀衆心服而勝算成是以有戰克攻取之吉而無窮

兵黷武之咎師之道備矣按傳有之曰秦之鋭士不敵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敵湯武之仁義師以仁義為本又得仁義之將如黄髮之尚父元老之方叔故吉且无咎惟三代之師為然若後世嬴秦之滅六國吉矣而不免於咎武侯之伐魏无咎而不能必吉豈所稱出於萬全者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彖傳是釋師彖辭見師貴乎貞而率師者又貴能順以得人心而成王業也孔子釋師彖辭曰所謂師者伍兩卒旅之衆也興師動衆必由仁義以張撻伐是貞之為言正也凡行師之道用以伐暴而不為暴用以驅害而不為害一出於正而凡不正者無不輸誠向化於以順天心答民望無敵於天下而為王者之師不亦然乎此師之所以貴乎貞而率師者貴乎丈人蓋有在矣其在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為

將者威而能惠勇而好謀有丈人之德焉而且委任既專事權不患於中阻是將固有丈人之德而君又能任此丈人之將也卦德坎險而坤順兵雖凶器戰雖危事而行乎險道然以征不義則叛者討而服者舍以誅暴慢則近者悅而遠者懷是險而能順矣若此者以剛中之德行順民之事當兵戎所至見為勞民傷財不免毒害天下實則除殘救民東征西怨民不謂毒而樂從之將見功成於一舉難靖於四方是

將能順從乎民而民心始順從乎上也吉而又何咎哉按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有殺戮之慘供億之苦所至荆棘毒害隨之故言乎毒者如攻病然毒藥所施非沈痾堅瘕不可輕用也然則兵可輕動乎哉是在率師者以正舉以順動庶乎可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此象傳言兵民合一為養師之良法也孔子釋師象曰坤地之中而有坎水猶庶民之中而有兵衆師之

象也君子體之以為師豈一時所能聚哉古者民與衆非有二也於無事時制田里謀生聚養之者有定制足民正所以足兵也設學校明倫序教之者有成法訓民即所以訓兵也何則以之容保者此民以之畜聚者亦即此衆也故居常則比閭相居有事則守望相援不必征求調發而桓桓之衆即在此元元之民矣以是知蔵兵於民有兵之利而無兵之害亦猶蔵水於地有水之利而無水之害君子之善用師也

如此按自井田之法廢兵農既分天下不患無兵而患在有兵故出已力以衛民莫若以民衛民之更切出已財以養兵莫若以民養民之更易此管仲作内政以寓軍令為得井田之遺法其尚有合於容民畜衆之義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此一爻戒出師者當守法以謹其始也律法律也否臧不善也周公繫師初爻曰在卦之初為師之始所

以鼓三軍之氣而懾多士之心可不謹其始哉故師旅一行賞罰必明則衆志始服部伍必整則衆力始齊此出師之常道不可不慎也若不以律則號令不足以信服耳目不能以專一是為否臧而凶敗隨之不教之兵以卒予敵凶其可免乎孔子釋初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蓋律以行師而國家之存亡人命之安危皆繫焉其不可不用律者必然之理苟一失其律則衆渙心離一潰而不可收無制之兵難免凶師之辱所謂否臧之凶可

勝言哉按師之有律猶樂之有律森明諧協法至嚴也書曰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所以用律也若後之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陰謀秘計可謂律乎故善用兵者教正而不教奇猶有律之意存焉爾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此一爻見命將得人受君之寵任能體君心以立功

也周公繫師二爻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有將帥之任剛而得中則仁義並濟寬猛咸宜又有將帥之才卦之所謂丈人者也以此而在師中司專閫之命則勇足以懾衆而奮往常先恩足以結心而捍衛不懈故能計出萬全有戰勝之吉而無荼毒之咎矣且以六五正應在上委任獨隆殊恩異數洊加於授鉞之後又再三錫命焉則事權歸一賞罰必行其膚公克奏也不亦宜乎孔子釋二象曰自古未有寵任不

加而大將能建功於外者二之在師中吉實由上承天寵得君既專自宜克効其心膂盡展其才猷二固不得矜之為已功也亦未有君心不在於天下而能任將以成功者六五之錫命惟其欲懐保萬邦救民除害宜其專任必及於有功寵命不靳於再三二尤不得私之為已寵也此吉且无咎為能無愧於丈人哉按人臣無專制之義故受閫外之寄者必協乎中道而適合乎時宜然後專之可也又必君命再三恩

禮偹至斯下無專擅之嫌上無中制之失志存底定者其亦善用斯道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此一爻見輕敵喪師為貪功者示戒也輿尸師徒撓敗之象周公繫師三爻曰凡師之道必審巳之力量敵之形可進可退故能全師而保衆也六三陰柔才弱居陽志剛不中不正以此用師則才德俱絀既患師行失律在巳無制勝之方犯非其分又疑師出無

名在彼無可乘之釁由此以戰必致徒衆撓敗有或輿尸之象外生敵患内貽君憂凶孰甚焉孔子釋三象曰三意本在貪功不能量力度德玩敵躁進致有輿尸之凶膏血塗於原野而殘民命鋒鏑徧於疆埸而損國威所喪實多而大無功矣可不戒哉從來國家之患莫大於貪功師旅之禍莫甚於輕敵故兵誌有之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此行師者先為不可敗

以求可勝斯無意外之虞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此一爻見知難而退爲得全師之道也兵事尚右左次謂退舍也三宿曰次周公繫師四爻曰六四隂柔不中無勝敵之才非能進而克捷者也但居隂得正有量敵之智故自審才力不足以致勝外度時勢未可以成功即全師而退遠舍以避其鋒堅壁以圖其後有左次之象焉雖軍庸未奏而爲國慮勝不敢以

衆士之死生爭一人之功伐其所見者遠所全者大
何咎之有孔子釋四象曰師以能進為勇將以得儁
為功師左次似乎退避而辱國矣何以得无咎不知
見可而進者自不宜遽退以示弱知難而退者又不
可輕進以僨事因時施宜行師之常道也四能未失
其常自無輿尸失律之咎矣按書曰同力度德同德
度義帝王之師貴出萬全當計其得失成敗不當論
其進退遲速也若後之言兵者高坐廟堂之中逆料

境外之事惟欲其功之速成而不計其勢之可否豈知當退而退者易之垂戒固已昭然較著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此一爻是言師出必以正又任將當專然後可成出師之功也禽是害稼者執言謂聲罪致討長子謂九二弟子謂三四也周公繫師五爻曰六五為用師之主柔順居中非喜功好大擅啟兵端者也如敵加於

已侵害生民不得已而聲罪以致討猶禽暴我田以傷禾稼利於執言而搏擊也此仁義之師攻非為暴取非為貪何有黷武之咎乎然師行固不可不正而任將又不可非人如剛中之九二師之所謂丈人而君之所謂長子也老謀壯事位望孚人既使之師師矣又使新進弟子如三四之才德本無足稱得與參謀議則事權不專號令不一必至撓敗而輿尸名義雖正而貞不免喪敗而取凶矣孔子釋五象曰二為

長子而以之師師是能以剛中之道而行師恩以濟威謀以濟勇固能勝任而不忝矣任茍不專一使非中行者剛柔寛猛悉違其道則輿尸致敗是豈弟子之罪哉由於任使之不當也可見命將之道不可不審尤不可不專不審則使非其人或至喪師而辱國得其人而任之不專則事無統攝不歸於一亦覆敗之所由也後世如趙盾河曲之戰而謀出趙穿荀林父邲之戰而令由先縠可為明鑒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此一爻見人君報功當有正典不可濫及非人以肇亂之源也周公繫師上爻曰六居師之終則武功告成處順之極則天下大定論功行賞正在此時大君於是有賞功之命功大者非封國無以酬其戡定之勳則開拓疆宇使為諸侯功小者非承家無以報其捍禦之烈則寧承世業使為卿大夫其賞必酬功報

必償勞如此然其中或有餘於才不足於德之小人則又勿用以預政事臨民上焉是非堅樹國本保全功臣之要道乎孔子釋上象曰大君有命所以程功之大小而賞當其功也故開國而不為濫承家而不為吝無偏無頗正以論定其功自可無徼幸怨望之心矣然易云小人勿用小人戮力師中用之奔走禦侮或可以效功若用之撫綏底定則挾功自恃始以靖亂者終必至於肇亂豈王者懷保萬邦之至意乎

六之垂戒深矣按師之為卦萬世論兵之道皆不出乎此至上六之終於報功之典寓黜陟之權所以優功臣而隆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遠小人而絶禍端見聖人慮天下之深後之保邦圖治者尚其深鑒於此哉

䷇ 坤下坎上

比之為卦一陽居尊而五陰應之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明比之義始盡凡彖傳

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比則謂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六爻自九五稱顯比外餘五爻皆稱比之比之之詞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三上自相為比而不比五也自卦言之羣陰皆比於五自爻言之或遠或近或來或不來有未可一律拘者蓋卦以明一統之義而爻各隨其位之所之所以盡比之變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此卦坤下坎上以坎水比坤地故名為比卦辭言人君比天下必盡比天下之道斯能得天下之比也原再也筮謂審察元謂元善之德永謂存元善而無閒於始終貞謂行元善而不流於姑息不寧謂未得所比之人後夫謂不早歸附者文王繫比彖辭曰比卦以一陽居尊位而得其正上下五陰順而從之以上之比下言則以一人而撫萬邦以下之比上言則以

四海而仰一人比則當為人所親厚輔助而吉然民之比我比於我之有德也故必再為審察果有元善好生之德足以長人而元善之德果永而不至於間斷貞而不失於駁雜自无忝於作民元后之責而无咎矣由是仁恩四洽凡未比而不安寧者方歸來未已彼負固如後夫祇自貽其戚而凶耳於王者何損哉按比則天下歸心定於一統雖或頑梗弗率亦有自外王化之時然帝王止自脩其德以盡其安内攘

外之實故虞帝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自格南越尉佗自立為帝漢文以德懐之而佗遂稱臣則脩德又比人之本與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比吉也三字衍文

此彖傳是釋比彖辭以明比之義也剛中謂九五上下謂五陰指臣民言孔子釋比彖辭曰卦名為比者何所取哉以比有親輔之義也以卦體言之九五陽

剛在上五陰順而從之是在下之臣民莫不傾心向化也故為比辭謂原筮元永貞无咎者何所取哉蓋君德貴剛而剛貴乎得中九五以陽居中是主之以明作之心而濟之以時措之善則體仁長人而為元者一剛中之德為之且累世不息而為永無私不雜而為貞皆剛中之德為之也此所以當衆之來歸而无咎又謂不寧方來者卦體上下五陰皆應九五是合上下臣民之衆而皆比於一人也又謂後夫凶者

蓋九五德足致天下之比則民心之歸巳非一日若後夫自棄德化以比之道揆之自當困窮此其所以凶也蓋上下順從之日自外王化理合致窮然王者之心但問吾之可比不可比不計彼之來與不來此大公之道庶幾九五之顯比者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象傳是言先王體比象而能盡比天下之道也孔子釋比象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有比之

象先王觀比之象而得比天下之道焉謂天下可以一人統之而不可以一人治之乃列爵分土而建為公侯伯子男之國又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達制為廵狩述職之典以親諸侯令其承宣德意恩澤下流天子以親天下者而親諸侯諸侯以親天下者而報天子如此則有以比天下而無間矣按人君以一身居九重之上萬國之廣人民之衆安得一一而親比之故建國親侯乃比天下之大權實比天下之要

道也漢賈誼論衆建諸侯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其得比天下之道者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此一爻是勉始仕之臣以誠事君也缶瓦器也盈缶充實之象周公繫比初爻曰人臣事君貴於誠信初六居比之初當服官之始情意尚隔於勢分所恃以進結於君者惟此孚誠而已惟内孚之心外孚之事

无非忠君愛國之念以此比君可无忝於臣職而无咎矣然有孚非易言也必无一念之不誠无一事之不實无少虧欠若盈缶然則終當感格君心而寵遇之來若出意外有他吉焉孔子釋初象曰孚在比初即推之至於盈缶亦止此一念之誠以此格君君恩之來自在尋常意計之外宜有他吉也蓋人臣事主其始進之日一念之誠偽終身之邪正分焉始進不以誠後未有能出於誠者也聖人於比之初六以有

他吉許之可以為人臣勸矣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此一爻是美其以道事君而能得君以行道也周公

繫比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其方出而仕

也一本其内之素養者以自靖焉是進非苟合而可

以得君於比之道為得其正而吉也孔子釋二象曰

徇人者失已比之自内則達不離道不自失也蓋得

事君之正矣可見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

必由於巳二五以中正之道相比故為得正若降志
辱身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矣國家亦奚
賴有若人而用之乎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此一爻是明三之不能擇人而比為可鄙也匪人指
上六周公繫比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陰柔則
暗昧而無識不中正則邪僻而不良而況上下與應
皆陰則所近舉非正人以三之暗昧邪僻有不入其

流者乎是所比為匪人矣孔子釋三象曰六二六四之貞吉由於所比得人也六三既比匪人是暗於擇友之明不惟無益而反為累矣入於不善而同惡相濟不亦傷乎蓋甚言比匪之必傷也按初之應四二之應五皆為比得其人惟三居不正之位乘承應皆陰是比之匪人也如馬援勸隗囂專意東方而囂乃降於蜀卒至殺身亾宗為天下笑亦大可傷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盡事上之義絶内顧之私爲臣道之正也賢謂九五周公繫比四爻曰六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以柔正之德而居近君之位是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得所比之正也自是明良相遇有以輔君德而成顯比之治矣何吉如之孔子釋四象曰九五以陽剛居上而得其正不但有其位而又有其德蓋賢君也六四固外比于九五之賢矣然豈止從其賢而已哉蓋君臣天地之大義无所容逃臣子忠愛之

至性必不可解故必從之以盡其分也按四當與内應乃内無可比而外比于五舍柔暗而事高明為得其正此其所以吉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此一爻是言九五以大公之道比天下也顯比謂顯其比而无私三驅謂天子之田不合圍也不誡謂不相警備使中謂上之德有以使其得中也周公繫比

五爻曰九五一陽居尊以剛健中正之德為上下五陰所比是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親比天下普大公無私之心而天下之戴之者無一不從王者之化而忘于不知如天子之畋圍合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惟取其不出而反入者則禽之前去者皆免矣凡同驅私屬之邑人咸曉上意亦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為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蓋在上之人不必求得而在下化之亦不求其必得也凡此皆吉之

道也孔子釋五象曰所謂顯比之吉者以五有正中之德其自心而達之政皆蕩平而無私故能為天下所歸往也又謂失前禽者綱開一面逆我而去者則舍之如後夫不能强之來則舍之而已向我而歸者則取之如方來者不能使之去則取之而已故聽前禽之失也邑人不誡者由王者建中於上而下以不偏之德應之有不期然而然者若或使之耳按程傳謂顯比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如以臣於君言

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茍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此于三驅失前禽之義更為詳盡可為讀易者之法矣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此一爻是言无德不能為民所比也无首謂无德而居上周公繫比上爻曰人必有剛中之德然後可首

出庶物而爲人所比上六陰柔居上无剛健之德以比下為比之无首之象如此則何以為人所比乎衆叛親離凶其不免矣孔子釋上象曰人君為天下所比者以其德也比既无首則不成為比矣何能保其終以善其後乎此其所以凶也按首對終而言上六以陰居終不能率先天下以從君而依險自固其甘為後夫而自取滅亾者乎

䷈

乾下
巽上

以大畜小以陽畜隂其常經也然亦有君子欲行事而小人得以擾係之大事之將就而小故得以邀阻之皆小畜也以統體言之卦惟六四一隂上下五陽皆為所畜若析言之下三爻乾體受畜者也上三爻巽體為畜者也以一柔下畜三剛本是難事以得五與合志而後能畜至上九則畜道已成而不雨者變為既雨矣要之隂亦豈能畜陽惟陽失其道乃為所制乾體三爻初二皆復三既於四而不復小畜亦但

能畜九三一爻而已由三之不能正室自失其道也四雖畜陽曰血曰惕有戒辭焉聖人扶抑之意深矣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此卦乾下巽上以巽隂而畜乾陽故名為小畜卦辭言君子當小畜之時道猶可亨而得行其志也畜止之之義也密雲隂物西郊隂方我者文王自謂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也文王繫小畜彖辭曰此卦惟六四一隂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是以小畜

大也夫陽之力大方能畜隂今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能係而不能固則所畜者小矣夫陽為隂畜難以得亨然卦德内健外巽有能為之才卦體二五皆陽有可為之勢在君子猶得安其位以伸其志而亨但畜未極而施未行則所積者未厚而所施者不能及遠如雲雖密而不能致雨徒起自西郊而已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焉按雲能致雨今乃密雲不雨者何耶蓋東北陽方西南隂方陽唱隂和隂唱故

陽不和而不能成雨也是密雲不雨以其起自西郊耳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彖傳是釋小畜彖辭以明畜而得亨之道且以勉君子向往之功也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孔子釋小畜彖辭曰卦名小畜者蓋以卦體六四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上

下五陽皆為六四一陰所畜是一小人處高位而衆君子為其所牽制有以小畜大之義故為小畜夫陽為陰所畜宜不得亨而卦辭繫曰亨者何哉蓋以卦德内健外巽是其立心則有不屈之操處事復有善入之道其才可以有為卦體二五皆陽是乾二之陽用事於下而巽五之陽用事於上則其勢又得以有為此所以不為其所畜而猶可以亨也又云密雲不雨者何哉蓋君子以澤及天下為心若所積未厚正

當懋其進脩之力奮其向往之功令則畜未極而尚往也自我西郊者正言德未能以遠及无以兼濟萬物潤澤生民施未行於天下也按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三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隂用事而以小畜名焉聖人於陽既幸其志行復期其尚往總不欲隂勝乎陽也如此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盡威儀文辭之美也懿美也文

德謂德之發見於外者孔子釋小畜象曰風行天上但有氣而無質能畜物而不能久畜小畜之象也君子當小畜之時不能厚積而遠施而德之發見於外者則不可以不脩飾而致謹之故於威儀則致其美而為君子之容於文辭則致其美而為君子之辭使一身之章觀聽之美無不歸於盡善焉葢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之所戒也由是養盛而為大畜則所施自不止於淑其身矣夫君子之文德所以脩身

者在是所以御物者亦在是故小畜之懿德與大畜之蓄德雖有功力之殊原无精粗之别是以君子尤不可不致謹於斯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此一爻是言能以正道自守而无枉巳徇人之失也復者上進之意復自道言以自巳道義為復也周公繫小畜初爻曰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小人所畜夫陽本在

上之物今不爲小人所畜而得居所當居之位有進復自道之象如是則旣无枉道之失而復有正人之功自不至於有咎而吉矣孔子釋初象曰枉己者不能以正人今初九進復自道則進必以正不爲隂邪所制上足以正君而下足以正民以義揆之當得吉也蓋君子未嘗不欲進而特惡進非其道初之復能以道自勝而不失足於小人則大節挺然邪自不得而浼之矣此正色獨立之士國家禱祀而求之者實

以其足為朝廷重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此一爻是言同德竝進而不為小人所畜也牽連也周公繫小畜二爻曰九二亦欲上進而漸近於隂似若為隂所畜者以二有剛中之德則亦能以正自守而與初九之剛正者同德而升不為隂所係畜有牽復之象則正氣伸而道可行故吉也孔子釋二象曰九二與初九牽復者豈無德而能復乎蓋人無自守

之德鮮有不自失者今九二有剛中之德自能與初九之剛志合道同其牽而復也亦不至於自失矣按君子小人不容竝立然君子之類常孤小人之黨常衆故君子必剛正自守援同德以俱升乃不為小人所制此九二所以貴牽復也不然小人衆而君子孤漫然以進而不受其害者鮮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此一爻是言不能進復自道始為小人所制而終與

之爭也輿說輻謂車說其輻而不能進也夫妻三陽與四隂之象周公繫小畜三爻曰九三欲進之心雖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廹近於四不中則无静守之節近四則有易昵之私是援結小人以進卒為所制而不得進如輿之說輻然乃三之志剛不安受其制始則隂陽相悦有如夫婦究之心不能平而與之爭為夫妻反目之象孔子釋三象曰夫妻反目豈皆妻之過哉夫為婦倡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

由九三剛而不中自處不以其道則說輻反目乃三自為之耳於四何尤乎按初與二皆能復獨三畜於四而不復者與四相比而悅也使陽不失道則陰豈能畜之哉是可為失身於小人者之大戒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此一爻是言六四能以孚誠獲上而得免於咎也血去謂免於傷害惕出謂免於憂懼上謂五上二陽周公繫小畜四爻曰六四以一陰畜衆陽勢不相敵本

不免於傷害憂懼者幸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為能取信於上一誠所感二陽亦相信而助之故外之得以安其身而免於傷害内之得以安其心而免於憂懼為有孚血去惕出之象如是則可藉二陽之力以成其畜之功而无咎矣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血去惕出雖賴二陽之力然豈無自而得二陽之助乎以四能有孚固結於上而上二陽與之合志故得免於憂患也按六四一爻為畜衆陽之主然以陰柔力弱而

又與五上二爻同為巽體故必借助於二陽共成其畜之道聖人以有孚戒之欲其反而自求必誠信在中足以感孚乎人而後可免意外之災懼其辭蓋深切矣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此一爻是言五合上下之力以畜乾也攣如固結之意富謂富厚之力以謂能左右之也周公繫小畜五爻曰三陽上進其勢正盛畜之為難九五巽體居中

而有孚處尊而富厚是其孚誠既足以感人使上下相為維繫且身處尊位而富厚之力又足以屈羣力而為我用蓋四與上在五左右有鄰之象而五之力為能左右之以行巳意也心同而力復同何三陽之不為所畜哉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既有孚攣如是有孚乃感召之本則衆志之所以信從者莫非此孚誠為之也豈獨以其富厚之力使人乎此卦彖傳言以一陰畜五陽而爻辭則言在上之陽與陰合志朱熹

本義因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是下三爻主陽為陰畜而上三爻又主以上畜下之義也易理變動不居一爻各立一義如此若以全卦之理論則四為陰柔五當合諸陽之力以制之而乃以四同巽體受其籠絡與之合志非得處畜之正道者爻雖不言凶悔而亦無吉占則聖人言外之意亦可見矣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為小人所制因戒小人不當害正而君子亦當自防也既雨謂與隂相和既處謂與隂相止載滿也婦隂柔小人之象月隂類幾望已盛之象也疑窒礙而不通也周公繫小畜上爻曰上九雖陽爻而居巽體對下乾爻亦為隂類上九居畜之極是隂力已盛其力足以制陽而陽亦受制於隂陽不得不與之和是向之不雨者今隂陽和而既雨矣既與之和是隂能制陽陽至是而不得不止也所以然

者以君子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耳夫陰之常分本不可以加陽今乃以陰加陽如婦之抗夫雖或得正而亦不免於危厲在君子當陰未盛尚猶可往至陰盛如月之幾望則往必受小人之害而凶矣孔子釋上象曰陽與陰和而既雨既處者豈君子之得巳哉由陽不能防之於始尊尚其德至於盈滿其勢不得不與之和也當此時而征則凶者陰盛抗陽動輒得咎自然窒礙而難行矣君子至此豈可以妄行哉

按陰雖極盛不得有加於陽陽不失道豈為陰制乃以陰畜陽畜極而陰陽俱為不利則陰亦何利於畜陽哉細玩上九爻辭固為君子戒亦深為小人戒矣



日講易經解義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易經解義卷四五

臣永瑢恭校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張墳

謄録監生臣史恒岱

日講易經解義卷四

☱☰ 兑下 乾上

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以兑說視乾剛則乾為虎自乾之三爻視之惟五以剛居剛則謂五為虎亦可凡卦辭以爻為主則爻辭亦與卦同如屯之利建侯是也卦辭以上下體言則爻辭與卦多不同如卦辭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咥人是

也合六爻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陽爻居陰位謙也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為善

履虎尾不咥人亨

此卦兌下乾上八卦惟兌為至弱惟乾為至健以至弱而躡於至健之後有危道焉故名為履卦辭言人之所履雖有危機而貴有善於處危之道也文王繫

履彖辭曰凡人處世當是非利害之衝皆危機之所伏如猛虎在前而人躡其後爲履虎尾之象夫虎尾而履之未有不咥人者亦甚危矣然兌以和説爲義則温厚和平自有以戢强暴之心而免傷害之及猶履虎尾而不咥人也以此求進則從容而得遂其所欲爲亦何往而不亨通哉按乾體剛健非專爲暴者而彖之以虎所以極言兌之和説處至危而无咎也行於强暴則强暴服行於患難則患難弭然君子於

此豈徒務柔媚以取容乎亦盡其道之當然而已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彖傳是釋履彖辭以明處履之道也不疚謂德稱其位孔子釋履彖辭曰卦之名為履者葢以卦之二體言之兌為柔而乾為剛卦體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動有危機故名之為履也夫人之履危鮮不見傷乃履危而不傷者葢卦德說以應乾

則踐履從容恭順而不失其正所履之善如此將得遂其進而行無所阻雖危而不至於危也故卦辭繫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亨固以其德矣而其所以得亨者卦體五剛中正而履帝位剛則有神謀雄斷之資而中正則能善用其剛而不過是德稱其位也德與位稱則無忝帝位而其心寧至於有疚乎夫既有其德而復有其位以理勢度之其功業著於四方有極光輝發越之盛者矣有君若此而臣以和說應

之此其所以得亨也按聖人釋彖既畢又指九五之德以推廣其義誠見履帝位者不剛不足以制天下不中不正則剛而過於亢過於察一往不顧其所安雖天下臣民欲和說以應之而在我未能免媿悔之萌則在人亦難泯危疑之跡矣高而能下貴而益謙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斯為可法可則而無惡無斁於天下也乎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彖傳是言君子法履之事以治天下也孔子釋履象曰卦象上天下澤天在上而澤居下定分不易履之象也君子以民心所欲無涯其志因以不定皆由於上下之分不辨耳故觀履之象以辨别之因其定分制為典禮使尊卑隆殺截然不紊如天居於上而不嫌於高澤居於下而不嫌於卑上下之分秩然不可踰越則民志由此而定矣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然則辨分定志豈非帝王馭世之大權乎若

使等威無辨上下無章如賈誼所言富民牆屋被文繡之美倡優下賤為貴者之飾則奢侈不已僭亂易生民志不定天下紛然欲以圖治難矣故曰禮者所以總一海内而整齊萬民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此一爻是言初仕者當率其素而不可有所變易也周公繫履初爻曰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履初是賢人在下位而當方進之始不為物遷而但循其素履如

是而往則不至變其初心何咎之有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素履而往是率其素履而不變塞其志確然有不可得而移者其守不可易其志實不可變耳是獨行一己之願而不願乎其外也此豈功名爵禄之所能動者乎按素履而往是安於貧賤之素而進足以有為者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不決安能無失其守耶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此一爻是言士人所履之貞而得潔身之道也坦坦
幽獨守貞之象周公繫履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下有
自守之操且無應於上則上無汲引之人葢不得志
而獨行其道者也乃居易自得此心坦坦然真所謂
幽人也則得潔身之貞樂道之吉矣孔子釋二象曰
幽人守貞而吉者以二秉剛中之德則有確然自守
之操富貴利達不得而亂其心也豈矯情拒物者哉
大抵坦與險不生於世而生於中之靜躁設以聲色

貨利動其心爵禄名譽紛其志則此中先亂見道必不明信道必不篤即有坦者亦變而為險矣古之君子雖遇造次顛沛而神明晏然不為揺惑豈非中有素定者在乎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此一爻是為所履本無才德恃剛暴而致傷者戒也

武人為于大君謂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周公繫履三爻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俱不足者乃好為自用不肯下人本無見事之明如眇不能視强自以為能視本無任事之才猶跛不能履强自以為能履以此作事動與禍隨猶虎在前而履其尾必至咥人而凶也如剛武之人本無能為而乃為大君以不仁而在高位則得志肆暴是播其惡于衆也豈能久乎孔子釋三象曰眇自謂能視其視能幾

何哉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自謂能履其履能幾何哉實不足以與行也咥人凶者由其居位不當本無和說之德則履乾必致於傷害矣武人為于大君者武人無剛中正之德故為大君則肆其暴益柔而志剛也六三自用自專與說而應乎乾者相反此其所以見傷耳按三為說體卦與爻一也卦合而言之惟見其說以應乾爻别而觀之則祗見其失於中正以柔志剛而說體喪矣爻與卦相反若是所謂六爻發揮

旁通情也能得此意則凡卦爻相反者不惟不相悖而且互相發明即此爻可以類推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近剛强之君者必克盡敬慎斯有得君之慶也愬愬戒懼也周公繫履四爻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其初本未有吉者幸其以剛居柔則因危知懼敬慎恪恭不敢自懈終得以安其位而行其道爲能愬愬戒懼而得終吉雖履危機而可

以無害矣孔子釋四象曰人臣事君惟敬謹斯能感格所謂愬愬終吉者以四心存敬畏則兢業之慮周而危疑之意去君得而志可行也按九四近至尊而處多懼之地能以陽居陰則剛强而以謹畏行之所以處危懼而終獲其志文王之小心翼翼周公之赤舄几几誠千古人臣事君之極則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為人君過恃其才者示戒也夬履者夬决

其履謂凡事必行無所疑礙之意周公繫履五爻曰九五剛中正則有能為之才履帝位則有可為之勢夫挾可為之才與可為之勢而下又以說應之則更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是遇事即行無復持重却顧之意為夬決其履之象縱使事皆得正然過於自用亦有危道况未必盡出於正乎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夬履貞厲者以九五之德則剛中正以位則履帝位位正且當則必恃其夬之才與夬之權凡所措施以為

惟吾所欲為而莫之能阻然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所以雖正而亦危也按古之帝王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常不凜凜於自用則小之戒乃其所以為聖也是故外寧則思內憂陽盛則思陰剝御臣下則恐以愎諫自用而詘忠謀待小民則恐以恣意妄行而啟衆怨如此則久安長治而無危厲之咎矣若夫優柔不斷者又當以英果濟之此洪範高明柔克沈潛剛克之説不可執一而論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能盡人事而獲天道之佑也考稽考也祥福之兆也其旋周旋無虧之意周公繫履上爻曰人事多方其吉凶之應有久有近上九居履之終則所履之事已終其祥兆當有可考果所履者事皆盡善周旋無虧則得大吉矣孔子釋上象曰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有一事吉而餘未必吉者有吉之數多或吉之數少者元吉所最難也若元吉而

得之在上則自始至終無少欠缺非常之福自天佑之不亦大有慶乎葢人身之善否實與天命相流通故一事不脩即致天行之沴一時不謹即干上帝之和昔之聖王雖履極盛之時必兢兢自考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慎終如其始以迓天休之滋至而不敢少自怠荒焉是以萬福來同而慶及於天下後世也哉

䷊ 乾下坤上

卦取感通之義詞言消長之機易之陰陽以天地自

然之氣言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常不欲天下之盡為君子而無小人也泰否之象歸宿皆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泰乃吉亨之時然九三方過中聖人即以為戒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也泰極生否聖人於三示其端於上要其極平陂徃復者天運之不能無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若上居泰極雖欲艱貞已無及矣豐卦當盛大之時而彖傳曰日中則昃月

盈則食皆聖人思患預防之意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卦乾下坤上天地交而二氣通故名為泰卦辭是言隆盛之世小人屏跡而君子進用也泰通泰也小謂陰大謂陽往是退而在外來是進而在內文王繫泰彖辭曰易之大分陽為大而陰為小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有小往大來之象是小人在外而退聽君子在內而

用事有此陽剛之徳而當隆盛之時凡盡人事以合天道者無不盡善真治道與世道並隆之日也自然吉而亨矣按泰之時其在唐虞雍熙之世乎極盛之世不無小人堯舜之四凶是也然禹臯益稷欽亮天功不害其為唐虞之治故知聖明在上自能使衆正盈廷此可見轉移世運之大權端在人君操之於上而已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此彖傳是釋泰彖辭以發明天道人事之泰也天地交謂二氣絪緼上下交謂君臣道合陰陽以存主言健順以作用言孔子釋泰彖辭曰卦名為泰而辭繫以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天與地以氣交而化生萬物之氣以通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也君與臣以心交而上下之志相接君明臣良一德一心也然泰雖開

於天地成於君臣而實本於君心理欲邪正之辨蓋乾為陽而坤為陰君心所存者皆陽明之善而不累於陰暗是内陽而外陰也君心所發者皆剛健之德而不即於委靡是内健而外順也君之所用者君子在内而用事小人在外而退聽是君子在内而小人在外也内君子則君子濟民利物之道日長外小人則小人蠹國害民之道日消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按君子小人迭相消長小人進則君子退矣君子

進則小人亦退矣然欲君子之進全在上下交而志同志苟不同則交以貌不交以心人君雖欲進君子而讒邪間之逸欲荒之浮論撼之事變阻之君子豈可得而進乎孔子推明所由然又在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葢内陽而外陰則其心内明而不外炫内健而外順則其心内足以勝私而外順於理君志如此方與君子有相孚之美而不授小人以迎合之端是以君子常進而小人常退也信

乎泰不在氣數而在人君之一心哉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此象傳是言人君當盡致泰之道也后謂元后財成謂制其過輔相謂補其不及道謂氣化自然之運宜謂事理當然之宜左右謂扶植之也孔子釋泰象曰天地之氣初交而成氣化之盛此泰之象也然在天既有其時則在人當有其事元后於是有致泰之道

焉如天之道為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為山川邱陵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於過也元后為之治歷明時使分至啟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有序為之經畫井野使城郭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疆之各定過者抑而就於中矣春生秋殺日晅雨潤為天之宜高黍下稻淵魚藪獸為地之宜然既任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及也元后為之教民播種灌溉使之順春秋之序以成其功漁獵薪樵使之隨土

地之宜以盡其用不及者輔而進於中矣夫為元后者何若是之過計哉蓋天地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以其責付之於君則元后之財成輔相凡以為斯民也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之財成輔相乎天地正以左右斯民使民得道天地之道而宜天地之所宜耳蓋開一代之治運必在興一代之治功虞書之六府三事周禮之六官所掌皆裁成輔相之實事也然非當日君臣志

同道合一德一心決不能致此極盛之治此泰交之
所以不可緩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此一爻是言君子偕同類以進用而得行其道也茹
根也彚類也征進也外指天下國家言周公繫泰初
爻曰初九當泰時而有陽剛之德能與二陽俱進象
猶拔茅其根以類而起者以此德而征行則初固足
以有為而二陽皆足以致治所以成輔泰之功者在

是矣不亦吉乎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征吉者初九與二陽並進欲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進而助財成輔相之功左右斯民之業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也葢三陽皆同此志此其所以征行而吉也從來大厦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業上方合志下交則下自連類並進聖王在上天下之士孰不願立於其朝乎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此一爻是美人臣有剛中之德而皆合乎中道也包謂有容馮河謂果斷不遐遺謂不忘遠朋亡謂無私比尚合也周公繫泰二爻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而上應六五是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其待人也恕其處事也寛為能包容荒穢且賢必進而不肖必退利必興而弊必革能用馮河之勇焉舉及側陋圖及隱微不以遐遠而有遺且不昵於近倖之私不狃於便安

之習而朋比是亡此四者各有中行之道葢不能含容非中也當斷而不斷亦非中也忘遠非中也泄邇亦非中也九二惟中行故因剛而剛因柔而柔或用剛而濟之以柔或用柔而濟之以剛皆適合乎天理之當然人能如是自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之包荒得尚中行者何所本哉葢心之蔽者則不能察乎中心之隘者則不能體乎中九二之心極其光大光則明足以有

照大則器足以有容其得中道而主泰也豈偶然乎

按二雖臣位實主治泰之責者故必有包容之量剛斷之才深遠之慮大公之懷而均合乎天理當然不偏不倚之道庶幾泰可常保而國家深賴有是人耳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此一爻是言世道盛極將衰君子當盡保泰之道也

平泰也陂不平也往謂小人去復謂小人來艱謂思

慮艱難貞謂施為正固恤憂也孚謂泰極否來一定之期食享也際謂泰復為否之交會周公繫泰三爻曰九三當泰過中而否欲來之時蓋天地交泰固為世道之幸然世无安平而不險陂者無常泰也小往大來固為君子之慶然小人無常往而不反者陰當復也夫治亂之相因陰陽之相勝乃天運一定之孚信而當憂恤者也於此之時惟艱難守正以處之有戒懼之心而無怠荒之意人事既盡可以无咎由是

不必憂恤平陂往復之孚而太平之福可長享矣孔子釋三象曰所謂无往不復者以九三所處乃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機正天地泰復為否之交際也挽回天運全在人事所以當艱貞守正耳按九三正當泰之時吉亨之會也而聖人諄諄告戒者盖一治一亂盛衰倚伏自然之理惟能灼見之於先兢兢業業世運未陂而早防其陂小人未復而早憂其復如此則用力既省而為功實多必俟禍患已成而後

圖之則雖竭蹷亦奚濟乎誠保泰者不可不知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隣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此一爻是憂小人復集而言其勢之甚易也翩翩羣飛而下之象不富謂不用富厚之力隣謂類聚不戒謂不待告戒之辭周公繫泰四爻曰小人合交以害正道乃其本念六四當泰已過中正小往而將復之時也羣小至是乃翩翩然來復不待力致而其類自

從為不富以隣之象且無事要約告戒而志無不孚矣君子可不防哉孔子釋四象曰三陰飛翔而下不待富厚之力而類自從者何哉葢小人居下乃其實位今在上而據高位則失其陰分之實既失其實則必憂君子之見攻故不戒以孚合交以害正道乃中心之素願而何待於戒令哉君子於此誠不可少疎其防矣葢小人乘閒伺釁以圖進用其心未嘗須臾忘特值明盛之朝無所逞其志耳三爲方中四已過

中隂道漸長彼安得不翩然動乎一小人倡於上衆小人附於下牽連比合釀禍無窮有國家者可不慎於微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此一爻是見君能虛心下賢而成致泰之功也帝乙至尊之象歸妹下賢之象以祉謂以此而受福祉中謂中徳周公繫泰五爻曰五為泰主虛中而應九二之剛不以勢位自高而謙卑以下賢如帝乙之妹至

尊貴也今乃降尊貴以下歸庶人而不以為屈則得賢致治以此保泰眞天下之福矣非大善而吉乎孔子釋五象曰所謂以祉元吉者何哉葢下賢乃人主之事而往往不克行者以不能虛已故也今六五有柔中之德虛已以應九二則下賢也正以行其所願耳其受祉也宜矣按五以柔中之德任二剛中之賢君臣之間不惟以情相合而實以道相孚人自不得而間之矣君之任賢愈専則賢之任事愈力一人端

拱無為而羣材效職萬方樂業天下所蒙之福孰非

大君之福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此一爻是泰極為否而當反己自脩也隍城下池也

自邑反己之意告命謂脩正令也周公繫泰上爻曰

治道積累以成泰猶築隍土積累以成城也上六泰

極而否如城土頹圯復反于隍之象當此之時不可

用師而力爭但當反已自治脩其紀綱政刑之命以維持之然時勢至此雖所行皆出於正道亦不免於羞吝以不能防之於早耳孔子釋上象曰泰極而否雖天運之自然實人事之所致城復于隍者葢由久安長治之後法度政令之命已亂豈徒天運使然哉倘能勵精奮發以脩其政令庶人心感動天意可回泰猶可保而不致於終否也按上以陰柔處泰極不能堅志下交必致羣材解體成業難支此內憂非外

患也故不在用師以遠求而在告命以自治然自强別無他道惟有進君子退小人使上下常交情志常通而已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及是時明其政刑決壅蔽之習而勵明作之氣其在主心一振刷間乎

坤下乾上

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否即繼之以知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之易泰先小往大來而後言吉

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叅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深意也九四爻詞曰有命即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之理泰變為否易故於内卦即言之否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否泰之變皆天也乃泰三必无咎然後食福否四亦必无咎然後離祉故泰之方盛即繫艱貞之辭否之既休尚有其亡之戒若以否泰相仍為一定之數豈聖人作易之

旨哉上經當觀否泰乾下坤上曰泰上下交而其志通其斯之謂泰也下經當觀損益損上益下曰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其斯之謂益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此卦坤下乾上乾上坤下天地不交故名為否卦辭言世運當厄正道不行而奸邪進用也否謂閉塞匪人謂非人道之常文王繫否彖辭曰坤下乾上則天地不交二氣閉塞而為否蓋泰者人道之常否則三

綱淪九法斁非復人道之常矣此時於君子之正道有不利焉夫陽為大而陰為小此卦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卦變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有大往小來之義則是君子斂迹小人得志之時豈利於君子之正道乎按否下即係以匪人匪人者致否者也上下之情否塞不通皆由匪人所致匪人用事則必多方蒙蔽使上下否隔而後得以恣肆妄行其意本欲傾害君子不知君子去而國亦隨之則其為害寧獨

善類蒙禍而已乎聖人之垂戒切矣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彖傳是釋否彖辭以明天道人事之否也孔子釋否彖辭曰辭謂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以造化言之則地自為地而地之氣不上交天自為天而天之氣不下交天地不交萬物由此屯塞而不

通也以人事言之上意不孚於下下情不達於上上下不交則情義乖離不相維繫雖有邦與无邦同也其在君心則所存者陰暗而無陽明之善內陰而外陽也所發者委靡而無剛斷之才內柔而外剛也所任用者小人盈朝而君子在野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惟內小人而蠹國害民之道日長惟外君子而保邦致治之道日消也按宋臣蘇軾有言无邦者亡國之謂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見矣

原其所以然皆由小人用事於内固結其君而盡去君子使不得與人主相通斯可以奪其權固其寵而惟所欲為國安得而不亡也可不畏哉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此象傳是言君子當無道之時能自晦以全身也儉謂收斂辟謂避禍孔子釋否象曰天地不交二氣閉塞正否之象為小人得志之時君子遭此可不思所以自全乎於是韜光晦迹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

小人之難使名譽不彰而人不得榮之以祿焉不然聲光外見則人皆得物色之爵祿之來禍患之招也其可輕身以就之哉先儒言致否者匪人也盖甚其否者君子之貞也東漢黨錮之獄熈寧正士之竄皆緣矜尚名節太過激成清流之害而世道遂至於阽危所以君子收斂其德不形於外非止為一身免禍而天下實陰受其福此其異於常人而終有亨否之用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此一爻是訓小人變邪從正成善行以孚人心也周

公繫否初爻曰初與二陰連類並進有拔茅連茹以

其彚之象此時在小人之勢已不可遏而小人之心

尚或可回葢人溺於惡則惡反於善則善祇在此心

一轉移之間耳初之惡未形而猶易變使變妨賢害

國之意而為薦賢利國之謀則徳孚於人行无不得

自吉亨而為君子之徒矣世道不遂入於否蒼生猶

得享其福此處否之貞道也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貞吉者葢君子之志常在於君若小人但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今變而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所為皆出於正自不慮及於私而為一身一家之計矣葢君子小人本無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則為君子不正則為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而易於從善故聖人以正勉之為小人謀即所以為君子謀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此一爻是言小人不傷善類則獲福君子守正則道亨也包謂包容承謂承順否即儉德避難之意周公繫否二爻曰六二陰柔本有傷善之志而因其所處中正未忘好善之良小人中之君子也為能包容承順不縱其毒於君子此在小人可陰受君子之賜而得吉而在大人則彼雖包承乎我而我不可從入於彼惟安守其否則身雖困而道自亨矣孔子釋二象曰辭謂大人否亨者蓋君子小人本不可與共事今

小人雖包承乎君子而君子斷不枉道以入小人之羣所以安守其分而道亨耳苟一失其身安得亨哉蓋處否之時君子固不可涇渭太分激成小人之禍亦豈可因卑躬厚貌遽受彼之籠絡遂至舍己以徇之乎孔子之待陽虎孟子之處王驩可謂合乎大人之道矣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此一爻是見小人傷善而未能也包謂包藏羞謂可

恥之事周公繫否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小人有勢位而欲害君子然不中不正而短於才是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者然彼雖小人其傷善之心亦必自知其羞而有所不安但才不足以成其謀徒包蓄在心而不能發為包羞之象亦可見小人之無良矣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包羞者由三以陰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是以志於傷善而未能君子亦幸而免耳否則鮮有不為其所傷者矣葢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然君子出之於正則以蔽賢竊位為終身之慚小人發之於邪則以不能傷善為生平之恥當其不得有為畜當憤於中及一旦遽得為之地萃羣小之有才者以佐之必將無所顧忌誅鋤善類以快其心為人君者可不洞察而預制之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此一爻是言否極有轉泰之機能盡其當為之道則善類皆可得亨也有命謂天有開泰之命疇謂同類

三陽離附麗也祉福祉也周公繫否四爻曰九四當否已過中在時將濟是天有轉否為泰之命矣然非處之有道則善類亦無由而蒙福九四以陽居陰其德不極其剛凡所措施皆盡善而不為已甚而人事又无咎焉此豈獨九四之福哉凡同類之君子皆得麗之獲祉矣孔子釋四象曰人孰無休否之志所患天時未至人事未脩耳今天有其時而人有其事則道與時合可以盡展生平之藴轉否為泰之志不已

得行乎疇類之獲福從可知矣按否泰雖由氣化之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所係尤重未有人事失而天命降康亦未有人事得而天命降亂者也唐臣李泌告君曰凡人皆可言命獨君相不言命君相而言命則政教為無權矣苟能審察時變用人行政一專力於其所當為則人謀既臧天休自至彼遇變不省諉諸氣數之厄者何不思之甚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象曰大人之吉

位正當也

此一爻是言君有開泰之功而又當時深兢惕也休否謂息其否大人謂有德位之君繫束縛也苞桑叢生之桑周公繫否五爻曰否至於五乃否將盡之時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能撥亂世而反之正以休息天下之否此惟德位兼隆之大人乃能當此而吉也然禍亂每生於所忽又當常存戒懼時切危亡之慮所以制治者無不至防亂者無不周茍能常

懼其亡則不至於亡斯國祚永固有如苞桑之繫矣孔子釋五象曰休時之否非有德而乘權者不能九五德位兼隆則既具休否之資而又有休否之勢矣乃所以吉也自古理亂所由分不出敬怠二者心苟懈弛雖已治已安即見危亡之勢心苟兢業雖未定未靖自具昌熾之基葢危亡者所以安存也常以危亡為念則用賢不貳去邪不疑興利必力除害必勇尚何禍亂之不可戡定而福祚之不可永膺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此一爻是言上九之才能撥亂爲治也傾謂傾而盡去之也周公繫否上爻曰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可爲之才故能拯濟時艱闢乾坤於再造傾其否而盡去之夫未傾之時爲否既傾之後則撥亂反治不且爲世道喜乎孔子釋上象曰時非否極雖陽剛英武之才不能盡傾其否惟當否之終則時有可傾之會而陽剛又有能傾之才盡人事以挽天運正在此

時何可使其長否也按上九與九五雖皆轉否爲泰而有難易之不同九五休否當否之時而休之猶似有漸其爲力也難上九傾否在否之極而傾之更無不盡其爲力也易然非大人兢兢於其亡之戒豈能有否終之喜先否後喜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歟

䷌ 離下乾上

同人六二一爻居中得正上應九五之乾是卦之得

名本由乎二而爻辭之吝異於卦辭之亨者葢同人之道貴以大公至正通天下之志不可稍有偏係統一卦而論則有乾行之德而其同人出於公故亨就一爻而言則有偏比之情而其同人出於私故吝此卦爻之各有取義也六爻初未有私主遂獲无咎上居外鮮應僅能无悔以出門可進於大同而於郊則失所同也至二之於五本為正應一有所係則成於宗之吝是所應得正者尚無所容其比昵之私況原

非正應强欲求同其弗克有濟也必矣三之以伏戎伺敵而不能行四之以乘墉止攻而反得吉此又為失正求同者著戒也若夫九五同人其先也中直無回如大師之相克其後也同心無間致正應之允諧六二雖得位居中使非九五之剛毅不惑克去羣邪何由遂明良喜起之遇乎故彖曰應乾臣道也又曰乾行君德也正以文明柔順之臣必得剛健獨斷之主始能堂廉合德吁咈相成而臻天下一家之盛治

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此卦離下乾上以離遇乾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二五相應其德同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其情同故名為同人卦辭言同於人者當大公無私而貴合於君子之正道也涉大川謂可以涉險文王繫同人彖辭曰凡人不能無所同但恐所同之不廣所同不廣則為私同而非大同也同人於野則曠遠而無

私如處一家一鄉則大同乎一家一鄉之人處一國天下則大同乎一國天下之人皆大同也所同無私則足以致人之親輔來人之信從何舉不遂何往不濟凡事皆亨雖事之大而難者如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非合於君子之正道亦不得為大同也夫君子之道豈必人人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無不同者也合於君子之貞乃為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耳宋歐陽脩論

君子小人之朋謂小人所好者禄利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甚矣脩之言有合於同人之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

也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彖傳是釋同人彖辭以明其所以得同之道也柔謂六二乾謂九五得位得中謂六二得中正之道也同人曰三字衍文孔子釋同人彖辭曰卦名為同人者葢以卦體六二得位而正得中而中以柔中正之德應五剛中正之君上下以中正相應故曰同人也辭謂同人于野亨而利涉大川者何哉卦體以乾行而利涉葢乾之力甚大凡義理之所在勇於必為而

無一毫懦怯之意則亨不待言矣又曰利君子貞者卦德文明以健文明則能燭乎正理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行乎正理而盡大同之道卦體中正而應是在已既正而無私所應亦正而無私也此皆君子之正道也夫天下之理正而已矣苟能順天理合人情是君子之所同者乃天下人心之公理也既得乎天下人心之公理自有以通天下之志而亨利涉矣自古至治之世一道同風夫人各一心而可以使無

弗同者惟此中正之理而已是故君子以中正撤天下之畛即以中正峻天下之防撤其畛於人無不可同而中正者必期於相遇峻其防於人有所不茍同而不中不正者不能以强合然卦之二五既以中正相應於上則天下不中不正者自皆返於中正如舜舉臯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則峻天下之防者正所以撤天下之畛乎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辯物

此象傳是言君子審異致同之事也類族以人言辨物以物言孔子釋同人象曰此卦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相同故為同人然天下有不可皆同之理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得其同矣君子以為天下之不同者莫如族於是因其族而類之如六德者均為諸侯三德者均為大夫功之大者同於開國功之小者同於承家士農工商各業其業而不相混府史胥徒各事其事而無相紊內有昭穆之辨外有尊卑

之等如是則族得其類矣天下之不同者莫如物於是因物而辨之如朝廷之上則五瑞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儀親疎之際則三年期年大功小功之服色律呂陰陽不同而同於正五音璿璣玉衡不同而同於齊七政菽粟之類同歸於養生藥石之類同歸於衛生律度量衡之必一章服器用之不差如是則物得其辨矣按卦取大同之義而象則言類族辨物者葢致同全在於審異故法乾覆之無私離明之有别以

類聚而辨析之俾族類分别而不至於紊此正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者因其不同以為同耳若如異端之說必欲比而一之則是非雜糅大小混淆馴必至於亂矣焉能使之同哉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此一爻是言同人無私而不失於偏黨也于門謂于門外也周公繫同人初爻曰初九當同人之初以剛在下則在已非有私交上無係應則在人又無私與

為同人于門之象如是則無所私而不失於偏黨可以无咎矣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同人于門是出門而同人也出門則在外在外則公之於天下而無私暱之偏誰得而咎之乎按出門同人諸爻皆然特於初首發其義葢人並生天地閒自其異者觀之一身之内多其障礙安所謂同者乎自其同者觀之則六合之廣廓然大公安所謂異者乎周公曰于門不欲使人自域於門内也夫子曰出門直不欲使人存一

門内之見矣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此一爻是見同人當大公而不可有所私也宗黨也

周公繫同人二爻曰同人貴無私係六二雖中且正

然既有應于上則有所係矣既有所係則情必偏向

而於大同之道有違所感者私而所應者狹如同人

于宗者然其致吝也必矣孔子釋二象曰二五相同

雖曰兩相與則專然惟合己者是與而無至公之心

則其道為已狹矣葢不能大同而專於私繫乃吝之道也葢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而惟一出於大公非獨不可少徇於私亦且不可過泥於理二五本為正應稍有偏向猶不免吝況其他乎人君得此意以為治賞不遺於仇讐罰不貸於貴暱直言雖逆耳而必聽諛言雖悅志而必黜庶幾大道無私之義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此一爻是爲妄於求同者戒見其勞而無功也戎謂兵莽草莽也周公繫同人三爻曰九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欲奪二而與之同然九五在上九三懼九五之見攻不敢顯發而設戎以備之象爲伏兵戎於草莽之中而升高陵以窺伺者然義既不正勢復不敵雖攻之既久而不合徒三歲不興亦何所施其力哉孔子釋三象曰所謂伏戎于莽者三非攻二所敵者乃五之剛正故畏憚而伏戎以備之也至三歲不興

則事終不諧而向之設備以求同者妄所行乎徒取不知量之羞耳葢天下同所當同則逸而有功同所不當同則勞而罔益不量其理與勢而妄求之雖同人為至易至簡之事而亦有不可行者故曰易必知險簡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涉世也夫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此一爻是為妄同於人者訓而美其終能改過也乘

謂升墉謂城墉則法則也周公繫同人四爻曰九四剛不中正而無應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九三所隔於是隔三以攻之為乘墉以攻之象幸居柔能自反於理見其不可攻而弗之攻焉為能改過而得吉矣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既乘墉以攻二四豈不足於力者哉知二為五之正應以義斷之不可攻而弗攻耳既弗克攻何以為吉葢四若欲恃力以攻二二未必得禍且不免今乃能以義斷困心衡慮而反於法則是

不但改過而且能自反者此與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有異矣見義能從誠人情之所難其得吉也不亦宜乎按此卦二五為正應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義命一也然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三之不興畏勢之不能敵而止四之弗克則深知義之不可攻自反而退矣昔晉納捷菑于邾婁邾人辭以貜且長趙盾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弗爾克也遂舉兵而去之春秋予焉即

周公取四弗克攻之義也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此一爻是言君臣致同之道由人君能剛毅自斷故始雖阻而終必合也號咷謂悲笑謂喜克謂勝遇謂遇二也周公繫同人五爻曰九五與二中正相應本同者也而為三四所隔則失其同矣其始不得與二合失其所同而悲終之得與二遇遂其所同而喜爲

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然五之得與二遇者豈偶然哉賢之用舍在乎君心使君心稍有不斷則二終不可得而遇矣惟在君心剛毅獨斷如大師焉則得克去小人而與君子相遇矣孔子釋五象曰同人之先號後笑者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其理本直也大師相遇以邪正無並立之勢三四不克則二五終暌言必克去三四然後能與二相遇也按六二以柔中正而應五之剛中正本同心

相應者也自為三四所隔而不得其同然二柔正而三四剛强柔正者易遠剛强者難去必然之勢也惟人君見之極明行之極斷而不牽於庸衆人之議夫然後得與二遇而明良交會上下同孚否則思之非不切念之非不殷一為物所間阻遂終於暌隔而不得同矣然則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剛斷者其用賢之本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此一爻是言孤介之士一無所同也郊謂曠遠之地周公繫同人上爻曰上九居外無應物莫與交是其孤介特立荒僻自守而無與相同者爲同人于郊之象然物莫與同如二之私係三四五之相爭皆得免焉而可以无悔矣孔子釋上象曰卦謂之同必有所同而後可爲志得今同人于郊是蕭然寂寞之士出于世外一無所同是同人之志未得也葢至人以萬物爲一體未有自外於斯人之徒者特以所遇之時

所處之地不可一槩而論禹稷之饑溺顔子之閉戶
夫固各行其是也爻言无悔以其不與人同喜之象
言志未得又以其不能同人病之義殆互相發明耳

☲☰ 乾下離上

大有取居尊得衆之義六五一陰在上五陽從之所
有者大故曰大有然而成其有之大者實本於元后
之德君德不剛不足以制事而過剛則失之嚴不明
不足以燭理而過明或失之察必離明乾健順時而

運乃能制作盡善治化大行是德以全乎其勢也象
故以元亨予之又欲萬世君臣膺豐亨豫大之慶勵
持盈保泰之修是以諸爻多戒詞焉初則惕以克艱
二則勗以任重三則勸獻納之忠嚴小人之辨四則
明分義之大抑僭偪之嫌所以儆夫臣者至矣五必
誠孚於下交威飭乎无備上必尊賢而不居其有行
順而貽格於天所以儆夫君者至矣君臣各有當盡
之道而操用人行政之權辨是非邪正之實其道又

專屬乎君故當大有之朝含畜甚衆小人雖未即為君子之害而剛明之主慮切履霜不苐天秩天叙昭典禮之雍容尤以天命天討嚴賢奸之進退此大象所為以遏惡揚善著應天時行之實歟

大有元亨

此卦乾下離上離居乾上火在天上無所不照故名為大有卦辭言人君當大有之世德足以致治則治化四達而元亨也文王繫大有彖辭曰卦象火在天

上萬國九州皆在其照臨之下所有為至大也人主撫有天下誠出其明健之德以運治則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海宇有熙皡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無虞矣豈不大善而亨乎按大有之世天下一統治化四訖雖致有實本於德而惟德為能治有豈非王業之盛必由於王道之隆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彖傳是釋大有彖辭以明人君德足以治有而致治化之盛也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應天指六五而言孔子釋大有彖辭曰卦之名為大有者葢以卦辭六五一陰居尊而有大中之道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則中亦非尋常之中而為大中也惟大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為六五一陰所有也故彖辭繫之曰大有大有何以元亨以其德實有以致亨耳剛

健則能勝私文明則能燭理故得天位而行天道則天叙有典而惇之以時天秩有禮而庸之以時天命有德而章之以時天討有罪而刑之以時洵乎大善而亨也按大有之所以亨者不以勢而以德葢德之體則剛健文明德之用則應天時行盡善盡美如此是以能成大一統之治耳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此象傳是言君子治有之事也遏謂遏而絶之揚謂

揚而顯之也孔子釋大有象曰卦體上離下乾有火在天上之象蓋火雖明若在下則明有所蔽而不能以及遠今在天上則天下萬物皆在所照之中故為大有然所有既大而無以治之其閒保無釁孽之萌乎故君子於惡者小則鞭朴之大則刑竄之而惡者遏矣其於善者小則奬勸之大則爵賞之而善者揚矣夫君子所以遏人之惡而揚人之善者豈一己之私哉葢天命本無惡故五刑五用天所以討有罪也

則奉天命以遏之天命本善故五服五章天所以命
有德也則奉天命以揚之遏其所本無而揚其所固
有正以順天休美之命耳葢以賞罰二者人君統御
天下之大權亦轉移人心之大用君道既貴能明又
貴能斷然後可以法天為治而享大有之盛也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此一爻是言處盛滿之時而能盡其道也交涉也周
公繫大有初爻曰初九當大有之時以陽居下則剛

有守而好大之志不萌上無係應則私未感而有為之氣方鋭是未涉乎驕奢之害本匪有咎者然或以為无咎而以易心處之未必終於无咎也葢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既驕且侈鮮不及矣故必持盈守滿而艱難以處之然後可以无咎耳孔子釋初象曰所有既大似有涉害之理今以大有之初而以九居之則剛毅之徳足以有守是以得免於害耳甚矣處有者之當慎也葢聖人作易教人以戒謹

恐懼之學無有以為易而可忽者故雖天下至易之事亦必以至難之心處之庶幾時時克念不至以侈肆取咎也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此一爻是言人臣才德之大而能當重任也剛中在下故為大車得應乎上故為以載周公繫大有二爻曰人臣遇君非才德無以致用非柄用無以見能九

二剛中在下而得應乎上是才德獨茂而為君所委任者為大車以載之象則既有是德而又得是君如是往而任天下之事自能成功而免責矣无咎之道也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大車以載者豈徒負載之多乎以其有積中之實德足以任重而不致於敗事也

按二剛健居中而應五才德兼隆得君行道乃僅得无咎僅得不敗而不曰吉亨者以見處大有之難而人臣任事之不易也古之當此者伊傅周召其人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此一爻是美公侯之君子以勸忠而戒公侯之小人以垂訓也亨謂朝獻也周公繫大有三爻曰九三居下之上有剛正之德公侯之賢者也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以下之是以公而朝獻於天子或先事而為治有之規或後事而陳保有之道隨其所有以為貢獻而被晉接之榮為用亨于天子之象夫三為人君所

賢而得朝獻於君者以有剛正之德也若公侯中之小人則無剛正之德不能如九三之用亨矣孔子釋三象曰公之用亨于天子者以君子則有嘉謨嘉猷之告論思獻納之誠故能用亨于天子若小人則貢諛容悅惑君志而禍國家必至于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而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至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而益為不順

故聖人於君子小人之防嚴為分別如此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此一爻是為人臣處極盛之時而訓之以自全之道也彭盛貌晢明也周公繫大有四爻曰大臣當極盛之時不可無善全之識九四以剛而近柔中之君權勢既盛似有僭偪之嫌幸其處柔而能深自抑損權重而不以權自恣勢盛而不以勢自矜是盛而不敢極其盛為匪其彭焉如是可免於咎矣孔子釋四象

曰所謂匪其彭无咎者四之所處已挾震主之威令乃得免於咎者深知君尊臣卑之義虧盈益謙之理由明辨之晢而能然耳使明或稍昧矜功挾權以陵轢其上能無凶乎為大臣者不可不知此義也葢人臣位高權隆茍非於利害之幾盈謙之理辨之甚晢鮮有不侈然自大以至凶於家害於國者此在為臣者固不可不戒而人君亦當深思豫防使上下無相偪之嫌如漢光武不令功臣預政宋藝祖之觧諸將

兵權則損抑之正所以保全之耳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此一爻是明君道當恩威並用始能保其所有也孚謂以誠任人交如謂人以誠歸我周公繫大有五爻曰六五當大有之世虛已以應九二之賢是上以誠信孚於下也上孚於下則下孚於上由是上下歸之為厥孚交如之象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故又當濟

之以威使恩威兼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則吉也
孔子釋五象曰所謂厥孚交如者葢上下皆有孚信
之志而推原其本惟六五在上之孚信有以發之故
能使上下之交孚耳所謂威如之吉者以君道太柔
則人將玩易而無畏備之心以威濟之則寛厚之中
仍有剛制之用庶上下交孚而無慢易之失也大抵
帝王之治恩威並濟漢史臣贊宣帝信賞必罰吏稱
其職民安其業元帝牽制文義優柔不斷孝宣之業

衰焉此足以見帝王之所尚矣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此一爻是明尚賢致治而蒙天祐也周公繫大有上爻曰上九當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信之極篤而用之極專其謙退如此是以滿而不溢合乎天而自天祐之也既得天祐則吉無不利而得以享其大有之慶矣孔子釋上爻曰大有在上而得吉者豈倖致與葢賢者天之所生惟尚賢之盛德有以

格天故能合於天而得天之眷祐也天豈私祐上九者哉按大有之世萬國皆已來王四海皆已無虞正當盈滿之時人主處此必至以泰寧自負而來簡賢慢士之失者今乃能尚賢如此誠人主之盛德帝王之極則也此爻所以獨盡善其辭歟

日講易經解義卷四